宋元學案卅六

勉齋　潛庵

四仁 13
486
26

江 23 26

東京大學總圖書館

門口 13 號卷

黃榦——子輅 子輔

父瑀 晦翁清江門人

何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萬鎮 別見雙峯學案

方遲——張元簡

趙師恕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蔡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迪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謙氏武夷豫章三傳洙水二程四傳

文錢所有 那物

劉子玠　別見鶴山學案
吳泓　別見鶴山學案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康
曾咸叔
陳象祖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鄭鼎新

李鑑
薛師邵
葉士龍
陳倫
熊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撝
李武伯
李晦
方丕夫
袁俊明
葉眞

李燔
張洽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劉爚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趙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道傳別見劉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並勉齋講友

余崇龜
景思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黃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傅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

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梨洲原本謝山特補勉齋講友諸人

朱劉門人 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 父瑀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

黃勉齋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樞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受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榦也顓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摳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警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于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于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

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
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于堯
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
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
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于禹者也其
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也其
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
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
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文王者也至
于夫子則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已復
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
顏子得于博文約禮克已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
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
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
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
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
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
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已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
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
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

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于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畧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卽體體卽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

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于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于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

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

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旣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于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旣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擧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畧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淩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會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旣明且盡矣至于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

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于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于不睹不聞之際謹獨于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于擇善固執之始而成于無聲無臭之極蓋至于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于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于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于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

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于中者而言昭著指發于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閒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于世閒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斡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于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浙閩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斡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

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
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邪體字不可以體用言
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邪所謂道體
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閒斷如曾晳者眞是見
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
拘礙者豈亦于此有未灑然者邪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
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
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
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邪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
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

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邪
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
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
卽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卽先
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
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閒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
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
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
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邪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
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

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于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于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于有則之上加一故字于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斡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閒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以上復葉味道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于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于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于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于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于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于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閒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畧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問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斡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

淸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只得如此觀看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于夏秋之閒卽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卽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

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眞見其如此亦眞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閒所謂功名富貴者眞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于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

果何如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復楊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會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于支離外馳也答陳泰之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此蓋疑于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閒公共之氣尙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昧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

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于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于天地之閒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于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閒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于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

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邪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邪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于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于指也可乎復李貫之兵部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閒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于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于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正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徇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與吳伯豐

程仕曰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會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奠誄之文定爲草稾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于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于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于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大許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隱于後先生敢陳于當世而學者反欲諱于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

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于世其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閒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于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于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說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孟諸賢至謂孔子賢于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

而不容于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　書朱子行狀後

附錄

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于賢者不輕

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一夜夢井中有人果于廢井得尸

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

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辭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補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眞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閎亦有曉然若出于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慍惟成

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慍非不慍然後爲君子
晦翁解敏于事而愼于言以愼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愼
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于晦翁沒後
講學精審不苟如此晦庵于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
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
則無以自別于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閒甚
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
世慮也亦遠矣補

百家謹案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遊之士識見
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誰惑斯
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
子盡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
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
學其眞切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于後也
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淸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
閒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
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淸容生
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幷可以
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
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
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眞有得于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
門人亦然

勉齋講友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料院楊先生仕訓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口口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閔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參勉齋文集

梓材謹案首六字謝山劄記所有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也以薦爲太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講學性介甚矣益公有盛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二十一卷今所存祇三卷此其家傳所云也予考之勉齋集中未嘗及先生同時講學諸公之書亦無及者而是書自明

嘉靖以前未出王龍溪始從其家得之表章以行世集尾有詹體仁章從軒饒雙峯諸公文字程篁墩爲文獻志猶未見也其中議論固有可采但亦似有出于後人之增益者今節錄之補

祖望謹案詹體仁是朱學章是陸學先生蓋往來其閒

流塘集補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

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與禽獸並

升降時也予則以爲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

靜安而後能慮似與釋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前有知止工夫佛氏止是死守著一淨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陸之分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

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于必生以苟祿者然必

之一字便是私意未免死之或過然此自仁人言之若後世雖死傷于勇也還是一好人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故操之

卜式初以阿意得官後乃直諫君子譏其自知無益于時乃以此塞責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賣直然還是他廉恥之心未盡泯處

常遇事輒自期于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于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于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程子曰無欲故靜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此下有論朱陸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祖望謹案以上皆其粹言也若其論朱子申申夭夭章註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

州判余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淸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壻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知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贄朱子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集中知同安縣號稱淸嚴終池州通判參仙遊縣志

景思學侶

侍郎余先生崇龜

余崇龜字景望仙遊人也兄元一從朱子遊先生以進士入官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嘉定更化宰相言自權臣專政朝士獨余某中立不倚除御史終于兵部侍郎補勉齋家學李胡三傳

黃先生榦

黃榦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眞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志氣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因以勉之參眞西山集

黃先生輔

黃輔字口口勉齋次子也勉齋與胡伯量書曰輔年二十三幸其靜重遣之趨受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云參勉齋文集

勉齋門人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先生口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處士方連雲先生逵

方逵字明甫平江人也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于勉齋時以饒伯輿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

玩索不可偏廢學者往往墮于一偏是以無得奇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又與甘吉甫書曰明甫于道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于義利取舍之辨向來朋友未易出其右也先生極推伯輿以為己所不及而元簡之言曰伯輿明理而遠于事明甫見事而中于理則先生在伯輿之上矣

滄祐中湖南帥董槐荊南帥孟珙並薦之槐稱其冰清玉潔妙性命道德之原珙稱其脫去塵滓游心高明之域詔免文解一次先生辭不受命珙請如尹和靖例加以處士之名未報而先生已卒學者稱為連雲先生先生言論宗旨不傳要當為勉齋門下第一　修

寶章張先生元簡

張元簡字敬父清江人也勉齋黃氏高弟勉齋嘗貽之書曰彜歸鄉兩年有餘徧閱友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言者李隨父陳儀父耳然李陳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于鄉里尋一如張敬父者則久而無對非為諂也實無第二人得人之難如此先生初官縣尉秩其見于鶴山集中稱其知荊門軍嘗誅陳馬奴漫塘又嘗薦之李制使臺謂其足任監司之選其後果官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沿江副制置使　修

漕帥趙先生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口口人為餘姚令行鄉飲酒禮勉齋稱其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于古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季仁其後貴于朝攷鶴山師友雅言有曾答夔漕趙師恕之說則先生固不止餘姚令也儒

林宗派兩列先生于朱子勉齋之門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柢之子幼孤育于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倖求名利非吾志也遜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尚書吳鶴林先生泳 別見鶴山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得程張朱子書研繹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閩縣尉又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學先生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放潭州釋奠儀祀周程五賢士習丕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後患尋權漢州力辭興元帥趙彥吶東納武仙西結秦檜之議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板端平元年召入陛軍器將作二簿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並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疏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既而權工部侍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得疾除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尋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復知婺州加集英殿

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行于世修

侍郎黃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慕徐僑欲見之會其有召命先生曰今不可往也徐聞而敬之至關以其學行聞于政府喬行簡許以朝除公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之外縣累官禮部侍郎先生簡淡自守言若不出口而于邪正之辨甚明愛護名節無媿師友云

鄉貢黃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仲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于心書之座隅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貢卒

教授陳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眞氏夜氣箴曰須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于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遂次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

雲濛謹案閩書載先生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梁先生祖康

會先生成叔合傳

梁祖康字寧翁不知何所人也嘗以小不謹致書勉齋自引咎答曰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會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想不無相忌者便使年少陷于子弟之過翻然改悔何所不可而畏彼紛紛之口邪則先生亦勉齋所稱許弟子也修

陳先生象祖

陳象祖梓材案張直閣傳陳儀父當是先生之字侯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避勞苦刻意講習勉齋以爲儻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于浮雲點翳也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通判鄭先生鼎新

鄭鼎新字中實梓材案一作仲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與楊信齋遊故深于禮樂所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補

提舉李先生鑑

李鑑字汝明不知何所人也與其同志數十人爲經會問學于勉齋答曰足下年少才俊于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有老儒一生辛苦所不及者然博文在乎約禮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爲寧德人嘉定進士陞官廣東提舉初從楊信齋遊得聞敬義之旨歸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故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信齋之門又案道南源委于長溪黃幹言先生與饒雙峯師之是又不獨爲信齋勉齋門人也

薛先生師邵

薛師邵字希賢撫州人也勉齋官臨川從之遊謂其超然獨得皆自胸中流出無蹈襲語補

堂長葉滄軒先生士龍

葉士龍字雲叟括蒼人也後遷居長樂之唐石從學勉齋嘗以妙年力學勉其向道補

雲濠謹案先生號滄軒嘗爲考亭書院堂長編朱子語錄十八卷

陳先生倫

陳倫字泰之長溪人也學于勉齋補

梓材謹案勉齋有答先生書見上勉齋文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太學家先生撰

家撰字本仲蜀人也受業勉齋之門其時李果州道傳初亡勉齋歎曰先生沒後得擔負者秖一李貫之可望乃止于此本仲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于貫之足伯仲又趙季仁謂本仲異日不在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眞不凡也又言其與諸生伏闕上書試中優等而其詳不可考矣補

附錄

眞西山請絕金幣喬行簡爲淮西漕獨曰強韃必亡金昔者金爲吾之仇今爲吾之蔽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鑒宜姑與之使得拒韃史彌遠主其說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撰徐士龍等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李先生武伯

李武伯臨川人勉齋徒補

李先生晦

李晦字隨甫長樂人也勉齋嘗貽之書曰一去鄉者十五年投老歸來每與索居之歎承示論語疑義用心甚苦所謂空谷足音也其後先生遂學于勉齋補

方先生丕父

方丕父補

梓材謹案先生莆田人爲紫微門人豐之之孫晦翁門人士繇之子從學于勉齋

袁先生俊明

袁俊明字稼學勉齋黃氏弟子也勉齋講錄二十餘卷舊本散

逸先生重袁輯而行之補

葉先生眞

葉眞建安人勉齋弟子補

直閣趙先生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連雲門人李胡四傳

參軍萬先生鎭別見雙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終

潛庵學案表

輔廣——董槐
晦翁東萊門人
附師葉師雍
延平白水藉溪屏山玉山三山芮氏再傳

朱鵬飛——余端臣——王文貫——汪元春——徐天錫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紫微豫章橫浦三傳

徐天彝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汪元春見下王氏門人——韓翼甫——子性

黃奇孫
李齊
王晃

洙水二程滎陽了翁鳥山和靖四傳

輔萬
晦翁門人

張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黃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並莊節學侶

劉敬堂——熊禾——董眞卿 別見介軒學案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並輔氏所傳

安實

任士林

夏泰亨
從子忱 別見清江學案

陳普——韓信同——王禧翁

黃寬

張以寧

林文琪

鄭轅

楊琬

黃裳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罕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迸潛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修門有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爲校正補尙詳盡第輔氏之朱呂門人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達字彥達南渡隸

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為崇德人泰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係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于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為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柟自代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雒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生平所得于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卽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于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衞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為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羲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于崇德退而攷于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閒出他書者為輔潛庵傳

宗羲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案文靖跋文公與先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非弟子矣其為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

燔者開門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

而展轉失實文靖于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

蔡元定貶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賈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尚

不以爲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闈不利亦

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

邪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梓材謹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目尚未錄其說宜求

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

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篤實次于曾子而有小德出入之

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

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得聖賢言近指

遠意思飽飫饜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于言下局促蹇

淺

善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

故至入于禽獸讀之使人凜然

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

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于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

多幸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溫柔爲言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故惟溫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

狂者于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于行上所得分數多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于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賚質偏于剛毅墨氏賚質偏于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

流于一偏

祖望謹案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尚傳而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甚精意蓋出于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條而已

輔漢卿說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鶴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

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求非所求差毫釐繆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始補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于小序傳會于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于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于前復備論詩序辯說于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于彝倫也哉

宗羲案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陳后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菊

東尚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后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逮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　李汪三傳

文清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亢附師葉師雍

亢父亢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于亢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爲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唯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後因劾丁大全袁甫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卽發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參史傳

附錄

方文正孝孺曰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于輔潛庵學者稱爲訥庵先生

余氏門人 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眞州除宗學諭從遊嘗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軍汪先生元春 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號恂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于輔氏 梓材案先生學出于輔氏言爲輔氏之學耳非必親受業于潛庵 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眞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普

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梓材案黃氏補本此下續云子忱性

劉敬堂先生口

劉口號敬堂口口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梓材謹案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幻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于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貢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

爲文一主于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
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
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尚書
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逸民故終身不欲仕
元私謚莊節先生雲濠案黃氏補本載元史儒林傳云以門人
謚者月魯不花也則黃氏誤李齊請于朝謚莊節然攷之元史爲先生請
元史文矣此傳作私謚亦誤先生高祖膺胄始居越蕺山先生
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
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
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厮役皆稱爲韓先
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
二卷雲濠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于永樂大典中見其集修

韓義行先生忱別見清江學案

恂齋門人

徵君陳后堂先生普

陳普字尚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后堂山學者稱后堂先生稍
長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開門授徒
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
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鰲峯首議聖賢
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
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眾嘗曰性命
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
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后堂文集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于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于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爲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于氣而則與性即太極之各具于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提出狀之于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管見爲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爲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爲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爲物與理不相

離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
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
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
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
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
使知其爲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最證
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
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卽太極太極卽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
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
之圓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卽在
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

頭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爲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公
云中○者其本體也本體卽上文本體小大不同本非有異亦
猶五行下一箇小圈見二五之合爲一者又是大彌六合小不
滿一掬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是妙處非有意爲之也圖下二
圈只是一體一太極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
謂天地之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
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
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既成則形感之生散爲萬殊猶
一男一女分爲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
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
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

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為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漏綻更望垂教　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普讀書不多于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于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邪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傳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邪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為虛作而大小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至于今猶夜行耳

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為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邪非邪可有邪不可有邪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熾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傲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于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于易而遽目易為註我此所為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迷于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又曰子夏之言

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又曰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騖于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語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爲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于持敬之約而厭觀理之煩邪孟子註中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凡此皆陸學氣象多相似答上饒游翁山書

莊節學侶

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縣竹人徙居奉化梓材案趙松雪誌先生墓云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屬鄞故謝山云鄞人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松鄉集參寧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大哉乾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予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既未濟隨蠱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萬九沙問松鄉集書云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皐羽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楠而士林實與齊名據此則先生之梗概可知又案先生講道會稽當是韓莊節輩學侶也

教諭黃蘗庵先生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劉氏門人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梓材案董丞相槐爲嘉定六年進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如先生與丞相同學于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于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貫爲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于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爲潛庵再傳弟子益知先生之非親受業也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

別束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凡一星終乃歸故山築鰲峯書堂及門者甚眾嘗與胡一桂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辜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書詩易至于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究無能續之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于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于六經秖儀禮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哀眾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于火今所傳者易義大

學蘊義而已皇慶元年卒年六十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勿軒文集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奬引士類憔儒官一途爲捷徑于是年盛力强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汴居閩上遊往年拔其九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九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頗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綱常埽蕩前修

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于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造于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俟忙巨木于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

送詹君履學正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考亭書院記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僕于雲谷之陽鰲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會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今乃郡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

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
開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
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
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師傳之
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
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詮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
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
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
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
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
趙氏凡五人皆學于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

立堂舊祠亦止于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
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予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
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
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于文公者乃侈
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
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
諸賢自有從祠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創鄰
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于鄰國勉齋爲朱門道
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
于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

饒之后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顏會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于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爲記適莆陽史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孔嘉宋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于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于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于二程皐比之撤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攷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賢不及

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以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戈莫不倒指于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于此自可忘辯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于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于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會子所傳獨得其宗會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閒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于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卻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辯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會思孟之次配食夫子

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于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于一祀典亦當定于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于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耳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閒眞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闊遠尋常方冊之閒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肹蠁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于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邪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晳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于傳記所載亦可數矣

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
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會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
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
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閒不無同異謂其無
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為竇憲
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
預建短喪之議自背于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于易凡若
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
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
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捲網目莽大夫之書荀況以性為惡以
禮為偽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

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
而荀楊輩偃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
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
典泝其淵源豈無尚有攷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為延平李
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
問學操行一出于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為大三山郡泮
亦為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賢首
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
宜損益泝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為千萬
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
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予之言一從毀撤于人情豈

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荆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楊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為安而以毀撤為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為清議不容舊會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楊中至今人猶誦之以為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

又黃緣一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閒羞恥事以此為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為郡泮羞豈可不為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為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為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雖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為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為斷矣學莫大于明人倫人倫莫先于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于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或謂顏會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于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于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攷正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兗國公顏氏西一廊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二廊國公孟氏東一沂國公曾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太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衮冕執鎮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于禮亦有稽

乎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歉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攷訂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恝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其九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為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攷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尚有當攷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于漢儒專門之傳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為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為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

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享于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藏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于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于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于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于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以上祀典議

梓材謹案勿軒祀典議本九條今以其第二第九兩條移入百源學案

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頒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于天者始則而象之

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于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凝爲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壽堯徐揚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此底績弼成五服自侯甸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于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駸開創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惇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

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帝堯萬世之功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之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叩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

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覩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播遺黎眞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疸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强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商有三仁

兩義士論

汪氏門人 李汪六傳

鄉舉徐梅江先生天錫

教諭徐先生天彝合傳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于鄞先生與弟天彝皆

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先生兩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溪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參寧波府志

莊節門人 恂齋再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尚書度曾孫也師事俞浙石余亨及安陽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蚓鳴集南明志又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補

郡守李先生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初進士第一知高郵府有政聲張士

誠據泰州淮南行省遣先生往招降被拘久之縱歸已陷高郵爲其所害先生嘗學于韓莊節性及爲御史以性行義上聞于朝會性卒而止修

參軍王先生晃

王晃字元章諸暨人也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先生如事性北遊燕都泰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卽日南轅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倣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死修

編修夏先生泰亨

夏泰亨者會稽人也安陽高弟百家纂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載先生字叔通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詩經音考

陳氏門人

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附門人王禧翁

楊先生琬合傳

黃先生裳合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石堂普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琬白圭黃裳彥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屬科目未興學者方務詞賦爲之譁然先生謂之曰文公四書天心所在也科舉極弊于宋廢必復復則文公私議必行延祐甲寅科舉法行眾始翕然以服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年

八十一嘗曰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己問孔孟所答爲己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徧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涵泳從容無少閒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于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專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近世饒氏謂新民不可使止至善但可使之樂樂利利則明德殆別有一至善卽又謂性道教不當兼以物言者彼于性善之奧萬物一原之妙蓋甚昧也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講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曰王禧翁字馬山其壻也曰黃洵饒氏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

中村遺書

不知孝弟爲仁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爲孝弟之本便不識性

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

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四海之內皆兄弟輔氏謂或啓人輕視天倫之心最是集註所以謂其意圓語滯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于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熊氏門人敬堂再傳

董先生眞卿別見介軒學案

鄉舉安先生實

安實字子仁本姓哀長吉曾孫易今姓勿軒熊氏弟子也刻苦務學志剛理窮嘗預計偕凡三勸駕竟齟齬以卒補古遺門人 恂齋三傳

孝子黃洵饒先生寬

黃寬字洵饒福鼎人事親孝苦學工文世變避兵以憂慼卒無後貢師泰爲誌銘著有四書附纂時事直紀參福寧府志

知誥張先生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年十五往寧德受業于韓古遺歷五年而後歸學業大進登泰定丁卯進士第累官翰林院入明官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出使安南歸而卒補

鄉舉林先生文琪

林文琪字仲恭三山人天歷己巳鄉舉韓古遺門人也

鄭先生轂

鄭轂字子乘霞浦人少受業于韓古遺古遺嘗曰君可續吾閩五賢理學古遺卒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鄭轂不知何所人亦見梨洲序目梓材案謝山志故云不知何所人未查福建通